

香梦·香雪·香年

□谢新源



当一位作家,或者能够成为一名业余作家,是我从年少起就做的一个梦。每次过年,我都会想起最早的作家梦想。

1985年秋初,我考上桂林陆军学院,二度进入军校读书。我们这个特殊的学员队被称之为文化大专班,当然以学习文化知识为主。学员均提了干,且大都来自原广州军区一线作战部队。于是,紧张的学习外,我的耳边就多了同学们在边防前线与敌人生死搏杀的战斗故事,有的英勇壮烈、有的催人落泪。

于是,怀揣文学之梦的我跃跃欲试,以这些战斗故事为背景和素材,构思了一部中篇小说《骄子》。这时我已整整入伍6年,业余写作亦整整6年,做了10余年作家梦,发表过几篇小小说和散文诗,之外再无文学上的建树。但我仍然固执地认为我的文学梦是香甜和值得期待的,假以时日它能够实现。

我处在同学们那感人故事的包裹之中,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常常在夜晚的被窝里偷偷抹眼泪。然而,繁重的学业终使我无法分心拿起笔来。在焦虑、期待、憧憬中,1986年的春节就要如约而至,同学们开始打点行装,周日上街买年货、购特产,意气风发地准备回家过年去了。

能不能留下来尝试写作,以了却心愿呢?我心一横,写了封不再回家过年的信,投到路边绿色的邮筒里。那一刻,我可以想象父母手捧着这封信内心百感交集的复杂滋味,心里反倒平添了几许平静。梦的香与甜,也是需要行动的汗水去浇灌的,我用这样的想法来自我安慰。

人去楼空,偌大的校园学员区口号声、口令声、歌声荡然无存。我们这幢学员楼也现出几分令人不安的沉寂。我搬到区队长住的单人间。炊事班养猪的小战士也没能回家,一日三餐,我俩就那么凑合着。我烧火、择菜、洗碗碟、刷锅,他则掌勺,下面、炒菜、蒸米饭、包饺子,当然,菜也由他来买。小战士质朴朴实,我很喜欢听他的四川话。有时为了放松就陪着他去喂猪。

愈近年关,寒风愈是猛烈,虽用棉布条子塞严实了门缝窗隙,寒流还总是能够找到缝隙渗透进来。拿不出更好的御寒办法,我只能棉被裹大衣,脚蹬从西安老部队带来的厚重的翻毛皮鞋,身上终于变得暖和许多。空气干燥,鼻子竟渗出血来,就用茶缸接了水,置于小电炉上,一会儿,水汽蒸

腾,屋里便湿润了起来……

新年,随着紧临学校围墙外铁路上一列列飞驰而过的火车所发出的咣当、咣当的撞击声,日日逼近。我似乎也抵达了写作的忘我境地,常常夜晚两三点钟还无法入睡,情感的亢奋使我停不下笔来。孤独、似有似无的失落或无奈,甚而隐约的饥寒感,亦被文学梦的激情所融化掉了。

那个下午,连着吹袭了数日的寒风悄然停歇。我推开门窗,让冬日的午后斜阳毫无遮拦地照射到屋里,并借机换一下空气。黄昏抵近,远处,城内的灯光渐渐映亮了天幕,透出淡淡的杏黄色。窗外,不知从何时开始飘起雪花,已挂满仍翠绿着的马尾松枝头。自从来到南方,我已经有几年没有看到过这样漫天悠悠而落的雪花了。我感受到了由它营造出的诗意景致,越是久违越感亲切。雪,在变得暗红的夜色下继续如柳絮般飞扬,衬出夜的沉静,似乎也过夜顿时增添了一抹灵动。这个寂寞的夜晚我就一直开着窗户写作、睡觉。雪香萦绕、飘忽、浮动,我完全氤氲其中,香梦添香雪,现实之梦与睡境之梦如此奇妙地重复、叠加,夜越深,那份由它所散发的馨香便越发地浓醇了。

年,还是踏着碎步来了,尽管身处清冷且偏僻的校园一隅,我却分明能感受到那一口浓似一日的年味。腊月二十三祭灶灶,零星的炮仗声隐约回响,报告着年即将到来的消息;二十五六,磨豆腐、炖肉的卤水、肉味飘呀飘,叫人垂涎欲滴;二十八九,空气中弥漫起蒸馍、炸年糕的面香油香……大年三十了,鞭炮齐鸣,蓝色烟雾所裹挟着的火药味儿、随风而至的饺子的醇香,扑鼻而来的酒菜的芳香,一阵一阵涌入我这临时用于写作和栖身的斗室。我禁不住激动起来,再次推开窗户,眺望着不远处城市的夜空,痴痴的。天色依然是暗红色的,却多了一道道鞭炮、礼花冲天而起,炸响而迸发出的恰似闪电的亮光,眩目且五彩斑斓。这真是个情怀、景致与色香味俱佳的香年啊!

不觉间,时光已经过去35年,我的作家梦算是圆了吧。眼看着2021年春节又要到了。去年的春节为疫情所笼罩,人们在紧张、焦虑并满怀期待中度过。而今年的这个年,让我想起35年前在桂林为了自己的梦想过的那个奋斗之年,在这个迎接百年奋斗路、开启新征程的特殊年份,人们脸庞上的笑意就像迎接春花到来一样,充满灿烂和渴望!

沐着初冬暖融融的阳光,从里水镇出发,驱车在宽敞的水泥公路上缓缓而行。车窗外,一个个美丽的村庄一晃而过。约莫十多分钟,我们便来到距镇十多公里的金利村。

金利村的名称颇有些“来头”,1300多年前,先民已在此居住,并逐渐建造“金利镇”。村民说,金利背后有座金山,村之名大概由此而来。

早年,这里曾挖掘出汉代的双耳陶壶、三足罐、红陶罐,不仅说明2000多年前被称为“蛮荒之地”的这里早已有先民居住,还创造了灿烂的文明。那座“百岁流芳”牌坊,不就见证了金利人敬老尊老的良俗吗?开展尊老敬老的活动,如今已成为村党委的常规项目了。还有日寇侵华时,在和顺境内建造的四个军营遗址和六个碉堡遗址,见证了日本侵略者的魔爪如何伸进金利村,当然也见证了金利人民的奋起抗击。1947年,崔远波、邓文达和崔文明等革命前辈,冒着砍头坐牢的危险,在金利村和顺小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点播革命火种,开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活动……

车停在村委会楼下的小院子内。金利社区党委委员叶泳航将我迎上二楼的办公室。叶泳航与社干袁国彬、欧阳镜洪、村民蔡祥敬等介绍了金利村近年“乡村振兴”的情况。浏览了墙上金利社区党政各项规章制度、乡村振兴发展的规划目标蓝图后,我对金利村民的收入来源产生了好奇。

叶泳航说:“村民收入主要靠土地流转。上世纪80年代我们办过村办企业。现在青壮年都已洗脚上田,或在附近的工厂做工,或去外地打工。10年前,村里的田地每亩800元还没人租,近年土地升值很快,集体流转租给万顷洋园艺大世界,搞大棚经济,一亩可收租金3000至8000元。过去村集体经济很可怜,现在每年都有200多万。”

万顷洋园艺世界我去过两次,那可真是一个万紫千红、万花璀璨的花的世界、花的海洋,繁花似锦,芬芳飘逸,光百合花就有100多个品种,数十万枝,蔚为壮观。还有连片的一坵坵蝴蝶兰。

金利不久前成立了经济联社,村里有3000多亩土地出租,光这一项村民年收入就达近万元。还有人介绍,金利依靠发展都市农业与现代农业,建了两个100多亩的蝴蝶兰基地,利用国家的惠

农政策,完成万顷洋片区500多亩高标准农田的改造,提升了农业生产的耕作环境,乡村振兴效果很明显。又如灶岗村的沙质好,种出的番薯特别好吃,就大力推广种植,近年番薯价格由早几年的每斤2元升至今年的七八元。他们的语言虽然平实,却说得我怦然心动,不时向窗外瞄上一两眼。

老叶与老蔡带我到村委会所在地的金吴村参观。

水泥的街道,整洁的村容,一幢幢崭新的小洋楼鳞次栉比,高低参差,高者达四五层,矮的也有两层半,钢筋混凝土结构,外墙镶嵌玻璃马赛克,窗户是铝合金框架,顶上阳台,一副现代化的装饰,与城市没有多大差异。不过,许多楼房前都有个小院子,院子里各种绿色树木斜



金利行

□唐德亮

伸,花繁叶茂,颇像一个中西合璧的小别墅。有一户门前种着几棵木瓜树,一串串的木瓜快成熟了。还有一户小院子的三角梅开出墙外,像一团火红的云霞,亮丽夺目,真是“三瓣芳菲红照眼,一枝潇洒绿萦纆”。村中有口池塘,不大,像一面明镜,波光盈盈,放牧悠闲的白云,映照村子美丽的容颜。

来到相邻的金蔡村,金蔡村不大,但有一口长方形的大池塘,水深碧绿,塘边的水莲绿叶拂风,倒映蓝天。

引人注目的是塘边有间崭新的公厕,瓷砖、水龙头、便盆、马桶,冲水设备、地下沼气……比城市的公厕还漂亮。这大概就是近年提倡“厕所革命”的成果了。公厕墙上有块牌,上面写着“三无”“六洁”之类文字。老蔡说:“如今农民的厕所都有化粪池,很卫生的。”

在塘边漫步,见一老妇正要出门,老蔡与她打个招呼,我们便走了进去。这是一座两层半的水泥楼。老妇叫阮佩婵,已经78岁了,但精神矍铄。老伴几年前走了,女儿早已出嫁,三个儿子不与她住一块。她的楼房是1990年建的,最

近装修翻新,像新建楼房似的。

我问:“老人家,你的生活好吗?”老人脸上泛着幸福的微笑,说:“如今社会真好啊。我每月有580元社保,儿子外出打工,衣食不用愁。村里治安好,无人偷野(东西),搭车也不用花钱。”

漫步金利村,村道街巷整洁干净,单就这点,就可见“乡风文明”的一个侧影了。

环视一幢幢崭新的水泥楼,一棵棵高大的紫荆、木棉,如火的三角梅,将金利点缀得那么美丽。小公园、健身场、球场、宣传栏、村史馆,正在整修的文化室、正在创建的五星级幸福院,文化楼、生态停车场,加上新农舍、低保、社保、村民们写在脸上的喜悦与笑容……这一切,远超《礼记》中“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

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境界,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目标,与人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已经越来越近了。当然,他们还不是个个都富得流油,更不是户户都成了富豪,但也已渐入佳境了。

小公园内两棵蓊郁的大榕树下,长椅上坐着三两个老人在闲聊;运动场上,有孩子在玩耍嬉戏……娴静、悠然、充满诗意,透出新农村的无限生机。

村边清澈的金溪河在静静地向东流淌,阳光下的河水泛着金波,它承载着金利人的七彩梦帆,奔向珠江,奔向更美好的远方,一路描绘铺设斑斓瑰丽的画卷。



一座山和一首诗

□华海

山影

一直在山的影子下
若近若远,梦中的焦虑
始终无法逾越,恍然醒来
惊觉只是虚设的魔障
于是,沿着十月风吹的走向
回到山中,秋已深,泉溪已浅
且掬一捧清凉的水,洗去额头的
燥热与浮尘,马形石旁的草丛
是遗忘的记忆,一蓬茂盛的荒凉
可以在此驻足,等待或者
瞩望,你已来过还是没有来

我站在这惟一的路口
在一种虚空中惶惑,在与草木的
交谈中,夜的宁静慢慢覆盖下来

南坡

你曾经在慌乱中
迷途,把狂热抛向半空虚妄的幻影
那是一个岔路口的傍晚,下临
巨大的悬崖和深渊

这时候,另一种神秘的声音
响起,让你放低脚步,安静地谛听
风的暗示,沿着一条蜿蜒的小径
走向人迹罕至的丛林深处

山岭葱茏,草木在丰沛的雨水中
湿润,也滋生欲望的气息
你把草庐垒在向阳的南坡——
此处无路,心安宜居

树屋

木房子搭在树丛间
一只小鸟

歌在最近的地方

它的鸣叫,我慢慢能听懂
还有些虫子的声音
更低一点
我要让心再静一点
慢慢地听

一首诗

当所有的诗都是一首诗
当所有的字都是一个字
我们回到树林和飞鸟中间
我是一片叶子你是另一片叶子

当一阵风过,传递久违的感动
当一声雷鸣,唤醒迷失的敬畏
一只白鹭的忧伤便是我的忧伤
一座静福山的疼痛也是你的疼痛

当我的心声被一朵杜鹃花无意中说出
当一头梅花鹿的梦境在你的歌声里敞开的,那时候,我就不再写诗
只坐在静福山中静静地发呆

白庙栈道独步

□汤惠群

一茬茬嫩绿的枝条抽出细细尖芽
在濒临十二月的风中 微凉里
在长长的 碧水石岸边
依偎着 轻轻而舞

雾锁的深山 有古寺
木鱼声 缭绕在花香之上
绝然的清静 白衣袂白布鞋
逡巡在吱吱啾啾密林间

昔日的牵手 头顶上的白发
自知过去的 不可回头
彼一分 彼一秒 彼一刹那
枝枝蔓蔓的缠绕 卿卿
羽化在斑驳光阴里

春江水满 人声鼎沸 摩肩接踵
风吹起衣衫 汽笛随江水起伏
暖湾僻静处 那只小小的蛋家艇
上一网抛出的 是失望
下一网收回的
是亢奋 是惊喜

听海

□邓维善

悠深的古典歌曲
从海上涌来
拍打着堤坝
冲击着沙滩
回荡在时间的轮回里

日夜不息的歌唱
始终保持一种桀骜不驯
偶尔的一声海啸
仿佛是惊世骇俗的嘶鸣

在你的胸膛解读
还是在岸边倾听
总是激荡着青春的朝气

你的曲调没有休止符
奔腾不息的涛声
传递每一个角落

瑶寨抒怀

□李代权

挽着山风柔柔的手
云的意境
雾的叙说
随梦飘远
唯千年瑶寨
像时空穿越的帆船
停靠在迤逦绵延的山巅
泊在我的心田

踏上瑶寨古老的石板路

神奇浮上心头
石板路拾级而上,枝蔓横生
如一棵干枝粗糙的大树
古老的瑶屋硕果般坐落在繁密的枝间

往上连着天
往下倚着谷
左边是浓云
右边是薄雾
瑶寨飘然如仙
我从这座古老建筑的门前穿过去
从那栋装饰风格现代的阁楼走出来
几步之间就穿越千年

长鼓欢快的节奏
瑶妹张扬的舞步
游人陶醉歌堂的欢呼
越过千年瑶寨的山梁
在兀立万年的群峰间回响
在我的心中激荡……

清香溢远流长长

□曾新友

牛鱼嘴黄色禾雀花

典雅端庄撒面纱,满藤雀跃绽奇葩。
生来富贵超天下?金翅金身金尾巴。

题飞霞禾雀花

沐浴阳光梳梳妆,满藤羽翼欲飞翔。
天生丽质撩人眼,锦色清纯藏暗香。

游金子山赏杜鹃花

仙人醉酒卧苍穹,皇后峰前架彩虹。
世上蓦然添喜色,春风曼舞满山红。
注:“仙人醉酒”“皇后峰”均系金子山景点。

游英德市云水谣

悉知国秀不梳妝,郊野常年飘异香。
翠岭绵绵舒广袖,清流款款荡琼浆。

赏英石

瘦皱稀奇漏透多,园林妙趣惹秋波。
寻根望埠英山在,宝气全身看入魔。
注:英德市英山的英石是中国四大园林石之一。有等“瘦、皱、漏、透”特点。

又见天门沟

山陡挂飞泉,林幽催睡眠。
风清人对月,夜静水撩天。

入住阳山宾馆

风净云青绕画梁,抚窗花朵绽芬芳。
滑翔鸟影引君赏,入眼生机韵味长。

携文友游北江

青山夹岸又天晴,与客登船听鸟鸣。
水到凤城流雅韵,清波激荡荡诗情。
注:清远又被称为“凤城”。

游清远长隆(外一首)

□金荣广

山如浪涌树青葱,虎啸龙吟马跃风。
车过深林疑异域,谁知此处是长隆。

江滨公园夜游

昨夜所游何方?清风绿柳长廊。
最喜霓裳歌舞,仿似梦回盛唐。

绿色的城·绿色的诗

清远诗社主办